

【 第三個房間 】

——僅屬於兩個人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

如果這一切都是夢，那麼她希望他們兩個人能夠永遠的在一起。

「你喜歡甚麼樣子的男生？」

曾經有個人這麼問她，而他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就回答了對方的問題。

「要187公分以上，不用太聰明但太蠢也不要，有些懶惰也沒關係，但該做的事情還是得做。喜歡玩遊戲、會煮飯、有一些武術底子……」

總之要比弟弟還要優秀才行，發現對方的臉色越來越奇妙，葉曉雀沒有繼續說下去。

「你肯定找不到男朋友。」

那又如何？

她沒有反問出口，只是在內心中反駁。

她還有月月。

=

他並不是個天生勤勞的人，也不像姐姐一樣能夠專攻心理科之餘旁修了法律，每個人平等的一日二十四的鐘頭到了她身上彷彿硬生生變成了兩倍，永遠都能夠把一天忙不完的事情全部做完，還有閒暇時間逛街。

他也無法理解姐姐為什麼要改變自己的性格，他曾經在外頭碰到了葉曉雀，發現在家裡的她與現在外頭和同學打鬧的她，完全就是兩種人。

堅強又好面子，這是葉月給與姐姐的評語——還有那麼點無奈。

「也就只有自己能夠忍受她霸道的性格了。」他低聲喃喃，接著轉身離開。

旁邊的那個男的似乎想要追自家姐姐啊，但如果他打不過自己，就別想把自己姐姐，葉月握緊了拳頭，思考自己要用九分力還是十分力。

畢竟那可是自己的親姐姐，想搶走得先過自己這關。

=

草草吃完了鬆餅，對於飢餓感較有抗性的葉月站在A房門口，有些擔心自己的姐姐。

雖然曾經為了減肥而節食過，但像這種毫無預警的絕食，久久沒有跟著師父去山上鍛鍊的姐姐應該無法忍受。

而也如同葉月所想，葉曉雀就算吃了自己加上葉月一部分的鬆餅也飽不起來，反而因為腸胃被喚醒而更加飢餓。

不知道會不會在下一個房間就分成兩路，她一邊想著一邊望著門，覺得頭疼的厲害。

剛剛那裡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這一切都是真的？

「月月。」葉曉雀小聲的喊著弟弟的暱稱，想要依賴弟弟、不想要繼續待在這裡、想要回到家裡好好的休息——

「家」。

短短的一個單字打亂了她的思緒，從右側的太陽穴傳來了陣陣疼痛，彷彿要阻止她繼續想下去一樣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進來了？你不是在揍那個跟狂嗎？」

是問這個？葉月愣了一下，在一開始房間時他並沒有全盤托出，只是既然是姐姐詢問的，他還是盡量詳細的說了。

「我有看到你說的跟蹤狂，但是我也被那個跟蹤狂弄昏了……」就算有練習過但穿著高跟的鞋子太難走路，而且他正扮演手無搏雞之力的姐姐，一時間角色沒又轉換過來。

更沒有料到的事那個跟蹤狂連自己的正面也不看一下，單看到背影就直接下手，完全失策。

跳過醒來時被綁成龜甲縛，自己的鼠蹊部嚴重受到繩結虐待的事情，葉月把自己被綁架後的經過一一和姐姐報告。

說到了最後，跟蹤狂對著假髮有著異常狂熱時，外頭有人按了門鈴，接著一群黑衣人出現把自己弄昏，接著就來到這裡了。

「對了，那個跟蹤狂在去開門之前，有說了話。」誰讓那個跟蹤狂說的噁心話太多，完全不想要回想的葉月突然想了起來。

「甚麼話？」

「他說，他接下來的日子就不愁吃穿了。」

不愁吃穿？

葉曉雀愣了幾秒，覺得不太對勁。

「他沒有發現你是個男生？」

葉月搖了搖頭：「他有，但是看起來……更高興了……」

更、更高興了？

葉曉雀抖掉身上不存在的疙瘩，月月屁股的貞操還在真是太好了。

「你呢？怎麼會進來這裡。」葉月不想要把那個詭異的話題延續下去，有些生硬的轉移了話題。

「我就扮成你出門然後碰上個小鬼，上個月你把人揍的很慘的那個？」

回想了那個人叫囂的內容，葉曉雀困惑起為什麼一個體育系的會去找中文系的打架，之後打輸了還跑來找揍。

頭痛依舊持續，葉曉雀皺著眉頭，繼續說：「雖然我也揍的過他，但因為可樂餅排隊都排很長，打架太花時間，所以我就把人給甩掉了。」

把人甩掉之後呢？

大概是被敲昏的後遺症，疼痛阻礙了她回憶的腳步。

是因為敲擊造成，還是因為自己不願回想起而用疼痛逃避呢？

睜起眼，葉曉雀決定先放過了自己，轉而去思考葉月那裡發生的事情。

就算是男的也沒關係，反而更加高興，但從一開始跟蹤狂的目標一直是自己，又是甚麼原因造成？

連臉都沒有看，只單看了背影就下手，而抓到人後卻交給了別人而不是綁在家中實行一下自己的慾求。

而被人帶走時，說了「不愁吃穿」？

提示既明顯又模糊，葉曉雀仔細思考著，一個模糊的想法浮現在腦海中。

那封寄到家里的信，收件人寫著自己名字，內容卻是給他們兩個人的信。

「不知道爸爸媽媽他們怎麼了，家裡都沒人……」葉月小聲的低喃，字詞間充滿了困惑與擔憂。

像個女孩子的柔柔聲響緩慢的在空氣中踏步，飛快的穿過她的耳膜，狠狠的踹了她的腦子一腳，並嘲笑不肯面對的脆弱。

「然後我接到了一通電話。」

她聽見了自己的聲音這麼說。

「我不認識他的聲音，但是我知道他是誰。」
是寫信給他的那個人，就算沒有見過面他也知道，除了他之外不會有別人。

「誰？」

藍綠色的雙瞳無助的望著地面，頭痛甚麼的已經感覺不到了，從頭頂冷到了腳底，四肢的末端幾乎要沒有感覺。

現世報是來的那麼快，快的他不曉得要繼續說謊還是告訴葉月事實。

門打開的聲響也只是讓她抬起頭，並快速的走進房間裡，不願回答葉月的提問。

所有問題的答案她都說不出口。